

堂兄归话“三明行”

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在冬天漆黑的夜晚,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跌跌撞撞地朝着一个目标走去。他的脚下,就是滔滔奔流的大河……

2016年初夏。泉州酒店。我的年近八旬,从印尼归来的振川堂兄,向我讲述了他56年前的“三明行”。

—

这是我再次见到堂兄。第一次见面是十二年前,年过花甲的他陪同年近九旬的父母回国省亲。而此次,是堂兄携堂嫂再度回南安探亲。

堂兄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大我两轮。1960年夏,堂兄辍学回到中国,在泉州师范学院就读。我对堂兄并不陌生,小时候陪伴在南安乡下的祖母身边时,我不知多少次听祖母谈起堂兄回国读书的事情。她说堂兄非常“古意”(闽南语“老实”之意),暑假回来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看书,有陌生人来了,点点头后就继续看书,也不搭讪。

我还接收了他留下的许多衣服和写字本。我读大学时,从祖母的旧箱子中,淘到了堂兄从海外带回并留下的一套《大英百科全书》(英文版),感到十分难得,曾带在身边研读,以后虽然反复搬家,但一直珍藏至今。堂兄在中国就学

期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他没少吃苦头,父母听说后颇为挂心,通过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为他办好返回手续,堂兄乃于1962年提前中断学业回到印尼。此后,堂兄扮演了印尼族人与中国亲人联系的桥梁,许多发自印尼的中文书信全部出自他手,而当时中国的亲人接到这一封封万里之遥的来信,深有“家书抵万金”之感!

二

堂兄温文儒雅,酷喜读书,精通中英文和印尼文,是典型的儒商,至今仍在经营打理事业。最可称道的是,他孝心不匮,无微不至照料一对父母,二老双双过百岁,堪入选印尼的吉尼斯纪录。

我们一见如故,彼此交流毫不费力。在欢迎堂兄的酒桌上,我竟然意外地得知堂兄到过三明,不禁激起了深入了解的兴趣,便不顾人多嘴杂,请求堂兄给我讲讲情况。

“那是我唯一一次去三明,目的是去看你父亲瑞东叔。他从厦大助教调去三明化工厂当技术员,那时还是单身汉,而我大学放寒假,当时是第一学期,寄读在福州的师专,我先回南安乡下住了些天,听婶婆也就是你祖母经常念叨阿叔,说他单身一人在那么远

的地方工作,也不知道能不能习惯?我就自告奋勇对婶婆说,回校前我去三明看他。就这样,我从南安坐汽车到厦门,再坐火车去三明。”

“可能是电报没有及时转到阿叔手中,下火车时,没有看到他来接我。”堂兄暗暗叫苦,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化工厂在何处?

天已经很晚了,那时没有公交车,没有电话,车站附近也没有旅馆,堂兄只能横下心去找到化工厂。俗话说,路在嘴上。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过路的人,化工厂在什么地方?路人给他指了方向,堂兄提着行李就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坐了10多个小时的火车,人已经很疲惫了,肚子在咕咕叫,眼睛也在不停地打架,而且山区的冬夜冷风刺骨,真是饥寒交加,但为了找到阿叔,堂兄顽强地坚持往目标走。

我问堂兄,对那晚走在三明还有印象吗?堂兄苦笑道,快60年了,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感到四周黑压压的荒凉,脚下是一条川流奔腾的大河。那时社会治安好,虽然只身来到陌生地方,但我对人身安全并不担心,唯一害怕的是,如果不小心跌到河里,后果不堪设想。

我告诉堂兄,那条川流奔腾的大

王伟明

河就是闽江的支流——沙溪河,一直流到福州出海。

三

堂兄呷口茶,顿了顿说,找到阿叔真不容易,费了老大周折。起初我来到一个工厂门口,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他们盘问我后说,没有你要找的人。这让我几乎绝望。但有个细心的门卫,又详细问了我要找的地方,然后对我说,这里是化工厂,不是化工厂,一定是路人听错了!无奈何,我只得继续找。门卫很好,帮我画了去化工厂的图。就这样,我又跌跌撞撞摸索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化工厂,厂里的门卫可能认得阿叔,告诉我他住在河对岸的宿舍。我懵懵懂懂地按他说的再度出发摸索,就这样又找了一个多小时,见到阿叔时,已经是下半夜二三点了……

已经过去快六十年了,这个尘封已久的故事让我遐想不已,激动不已,沙溪河、下洋浮桥、三化六村这些熟悉的场景定时浮现我的眼前,而身边这个讲故事的人,正应了余光中的诗作“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望着一直远在天边、而今近在咫尺的堂兄,我情不自禁泪水涟涟。

照片里的故乡

胡美云



前些日子,发小回乡,特意绕到老家的房子前,不同角度地拍了许多张照片给我。懂我如他,这些隔着千里而来的照片,确实比许多情真义切的语言更解乡思,也更撩乡愁,以至于在这样静谧的周末午后,我很自然地就朦胧了双眼,心也跟着湿漉漉起来。

我是远嫁。少年时单纯,那时在深圳打工,虽也是背井离乡,十二三个小时咥咥当当的绿皮火车却丝毫不觉缓慢,一路观看风景一路了解人情的,正好为原本清汤寡水成长而起的少年人生填补着色彩。少年不知愁滋味,何况乡愁呢。

待到了婚嫁年龄时,找了对象,知道是远省,当时却并不以为意。兴起时也拿出过地图,趴在上面,找到两个省,在红红绿绿的图纸间比画着距离计算着时间,算来算去的结果,换来些孩子气的自我

安慰:远近不过如此啊,还没有我刚待过的深圳离家远呢,满脸天真。现在想来,其实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无知者无畏的实例啊。

后来终于开始了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从厦门坐火车回家乡,才知道了离乡远的艰辛。2002年,坐的是厦门到芜湖的慢车,七十几块钱的车票,车票是真便宜。时间呢,自然也是真正的长,从出发到近乡,火车汽车三轮车的,周周转转三十几个小时,近两天的时间。忘记当时的心情了,回乡的喜悦肯定是有,尤其是当车子进了省进了市进了县以后,不仅仅是入眼的景熟悉了,连着呼吸到胸腔里的空气都熟悉了起来。正好的阳光,微微的尘,熟悉的田地和四时作物的味道,也不知道是实在还有的还是从记忆里涌出来的,混在一起,迎头扑面而来。

那时候手机还未普及,能拍照

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每次回去必然带着个相机,房前屋后,山水田地,或者偶然遇见的熟悉的人,都是心里极想拍照留下的,然后带回厦门找相馆洗了,一年一年,集了厚厚的一大册。偶尔的间隙或者季节转换思乡情切时会搬出来,一点一点翻看着。故乡四时,一景一物,照片渐渐发黄,一些景依然熟悉着,一些景已然陌生,而有一些人却再也不会出现在照片里了……

这几年,小弟把原本要独自在家里的母亲也坚持接到常州住了。我回乡的理由便跟着没有了,一起没有的,还有我为故乡拍照存照的机会。

偶尔会在朋友圈里刷到和故乡有关的照片,或者在某篇应时而作的文字里,那些春季熟悉的草盛花开,一大片一大片黄的油菜花地,紫色的红花草,夏天青的禾苗,满菜园子绿的瓜蔓和黄色的小花……它们在记忆里鲜活着,在偶尔可见的照片里一点点将乡愁放大。

前些天,电话里母亲心戚戚地说:“明年我还是想回老家住啊,这人年龄大了,想老家想得厉害。回去种种菜,养些鸡鸭。闲了还能找找邻里,有说话唠嗑的人。比外面好。”

“另外,我回去了,你们想家了也可以回老家看看啊。”

我又想起了书柜里那本厚厚的相册,那些一张一张经年而集的照片里的故乡。

通透如母亲,何尝不知道,她就是我守望故乡的坐标啊。



瓜藤间冒出绒绒的花苞时,我就偷偷去把它轻轻掐掉。但是,无论我怎么

掐,无奈架子的顶端,丝瓜花总是开过一茬又一茬,丝瓜也总是结了一批又一批,似乎永无止境。

当然我这点单纯的小心思哪能瞒得过大人们雪亮的眼睛。再一次去摘丝瓜花的时候被抓了个现行。在丝瓜架下,父亲义正词严地对我说道:“憨呆因仔,你看那一株小小的丝瓜,它起初并不起眼,两片嫩绿的小叶片在墙角瑟瑟缩缩。然而一旦有了阳光雨露,它就会不断抽出新叶与藤蔓。并顺着枝木不断努力往上爬,并在向阳的高处开出花

石拱桥

黄祖发

在南安金淘,有一个风景如画的村庄——玉园村。在这个美丽可爱的地方,有一条弯弯的小河,宽阔的河面上巍然屹立起一座石拱桥,那就是旅外侨亲李温成先生捐资兴建的“石目桥”。

石目桥堪称是家乡的一大杰作。三个大拱的两肩上,各做三个小拱,使整个桥型显得格外均衡奇巧,在结构上显得格外雄伟壮观。石拱桥的一侧有一个熠熠生辉的六角亭,亭子的屋檐下有一块牌匾,牌匾上面刻着“望乡亭”三个镏金大字,亭子旁树起了石碑,记载着旅外侨亲李温成先生的事迹。

远望,家乡的石拱桥在绿树掩映中若隐若现,好像仙女的玉带落在河面上,宛若光彩夺目的彩虹站立在河水的两旁;近看,阳光斜射,波光粼粼,好像蓝天点缀着无数的星星,桥洞犹如闪耀纯洁光芒的月亮,构成了一幅多么迷人的“星月图”!远山如黛,近山似翠,山影倒映碧水之中,恍惚间,恰似置身人间仙境。

石拱桥,一边是村庄,一边是田野;一边是生活,一边是桃源。村庄高楼幢幢,别墅座座,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田野晶莹剔透的露珠在菜叶上滚动,蝴蝶在黄黄的油菜花上翩翩起舞,小鸟在翠竹深处不断欢歌……石拱桥,在自然的画卷中显得恰到好处。

我轻快地踏上家乡的那一座石拱桥,扶着石拱桥所隆起的石栏,心中油然而生了许多情感。石拱桥好像村庄里一位忠诚的老人,日日夜夜守护着美丽的传说;石拱桥犹如诗人的一部线装的诗集,绒绒苔藓点染着美妙的渔歌;石拱桥在我的梦里,宛若在心灵珍藏着一杯杯浓烈的美酒,醉了远方的游子,醉了家乡的亲人。

坚固如铁的石拱桥,傲视风霜、伟岸如松,可一脸的翔实与淡泊,像站岗的士兵,守望着心中的希望。

石拱桥似一幅佳画,漂浮于旅行者的心灵深处。此时,我的心中又飘荡着歌唱家秀秀演唱的《石拱桥》的歌曲。“小河上有座石拱桥,厚厚的背哟弯弯的腰,野花开藤儿绕,好像彩虹水上漂,小桥哟小桥,爷爷说你过百岁,为啥总是不显老?小河上有座石拱桥,结实的背哟粗壮的腰,行人过车马跑,好像巨龙在腾飞,小桥哟小桥,奶奶说你不会老,永远都把重担挑……”家乡的石拱桥,你用多少柔情,融入人们的眼里;可爱的石拱桥,你有多少情话,萦绕人们的心田。桥上忙碌的人车,走过平坦的通途,淌过热流,淌过感激;桥下婉约的流水,绕过如烟的往事,流进诗情,流进画意。

家乡的石拱桥啊!你是我们坦荡生命中的交响乐章,你是我们激情豪迈的梦幻天堂。

故乡小镇

傅友福

并排的老屋
是唐宋词里跳跃着的素语
平平仄仄的日子
像一壶正值火候的工夫茶
氤氲着讲古老爹的思路
醉落夕阳

琴声般的木门
拉响了岁月的沧桑
母亲依门观望
焦虑 企盼 伤感?
农人锄落了天边的残阳
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

古老的村道
吹响着旧年的短笛
山坡上的苍松
印证了执着和安然
远归游子
行囊里装着山外的风光
带回来精彩的故事
在小镇里生根发芽

野菊花里的故乡

傅建卿

此时,把自己接到故乡
坐在一片野菊花前
用目光温情地

盯着

把过往盯出一个家园
安顿在璀璨的花朵上
还未风干的情愫披上阳光
把美妙的时刻带入了童话

身上流淌的热血
把诗和远方
用久违的文字留下

那是
一花一世界
一瞬一回眸

短暂的一个落单
终于
在野菊花里找到了

……这温暖的故事

故事的小黄花

王诗炳

房间窗外的隙地不知何时竟窜出一株丝瓜藤,那丝瓜藤在荒草间恣意生长,并顺着周围的杂草和低垂的树木攀缠而上,一路探进我窗台,开出了粉黄色的小花。在阳光的照射和微风的抚摸着,灿烂的小黄花摇曳身姿,煞是引人注目。

此情此景深深地吸引我的眼眸,端详着那一抹嫩黄,直让人觉得微醺。那一刻,让我恍若与时空交叠,随着记忆的秋千,一直晃到童年丝瓜花盛开的时节。

丝瓜花是我熟知的旧友。在农村的盛夏,它应是最热闹最常见的风景。厝边头尾,田头地边,见到的总是它的情影。它多数为单性花,即在同一植株上分别生成雄花和雌花,一般雄花先开,雌花后开。那些小黄花花三三两两地挤在一起,像极活泼的小姑娘。她们有着素净的笑脸,有着鲜活俏丽的身姿,在细嫩纤长的瓜组顶端;在屋檐下;在龙眼树上;在高高的院墙上,肆意挺立,尽情地绽放着它的美丽,吐着它的芬芳,时而引来蜜蜂嘤嘤,蝶舞缱绻!

记得童年的盛夏,屋前可见一个

丝瓜架,绿绿莹莹的丝瓜爬满整个架子。架子上翠色欲滴的丝瓜藤叶间露出了一朵黄花,金色嫩黄的花瓣绽放开来,几朵小花紧挨相依,含苞与怒放间杂在一起,犹如繁星一般;架子下丝瓜已经结得很盛了,而且浓荫匝地,清凉蔽体。每逢这个时节,大人们总会在家门口丝瓜架前徘徊着,他们愉悦的脸庞犹如那些自由绽放的黄花儿,欣喜地展望着未来可以收获大量的丝瓜来烹制菜肴,延续生活的滋味。而我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因为连续大半个月来,每餐必有丝瓜。这丝瓜做成的菜肴,初尝还觉得挺新鲜可口,但久而久之,烦腻之心便会滋生、盘踞。

但大人们好似不以为然的样子,大抵是丝瓜好种,产量多,不必费钱去购买,十分方便。于是,平日里的炒丝瓜、丝瓜汤竞相粉墨登上餐桌,直逼得我有种一见丝瓜就想呕的心思。彼时家贫,父母含辛茹苦,不敢有过多要求,对丝瓜的那种厌倦,只好悄然掩藏在心里。

一次,不知哪来的突发奇想:丝瓜不是丝瓜花结籽而来的吗?没了丝瓜花自然见不着丝瓜了。于是,每逢丝